

马克思的 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

王彩凤 张 壮 于红丽 著



東北林業大學出版社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 理论与全球化

王彩凤 张 壮 于红丽 著

東北林業大學出版社
· 哈爾濱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 / 王彩凤, 张壮,
于红丽著. --2 版. --哈尔滨: 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
2016. 7

ISBN 978 - 7 - 5674 - 0804 - 3

I. ①马… II. ①王… ②张… ③于… III. ①马克思
主义-世界史-史学理论-研究 IV. ①A811. 6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50524 号

责任编辑：杨秋华

封面设计：彭 宇

出版发行：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哈尔滨市香坊区哈平六道街 6 号 邮编：150040）

印 装：三河市佳星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787 mm × 960 mm 1/16

印 张：16.25

字 数：361 千字

版 次：2016 年 8 月第 2 版

印 次：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6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电话: 0451 - 82113296 82191620)

前 言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方的兴起，历史逐渐向世界历史转变。马克思、恩格斯以哲学家的敏锐和洞见觉察到这一变化，他们在继承前人世界历史思想的基础上，深刻阐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原因，揭示世界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论述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向，因此，马克思构建了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今天，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再次受到世人高度关注，这是由今天的时代形势所引发的。由于人类交往的广度、深度、速度在 20 世纪末发生了质的飞跃，因此人类已进入了一个全球化时代。全球化时代的出现，对人类生活和当代社会发展的影响是非常巨大而深远的。面对全球化浪潮的冲击，马克思主义必须给予理论上的关注与回答，这就要求加强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问题的沟通与对话。用马克思有关世界历史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审视全球化，这对于正确理解和把握全球化及其当代社会发展，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到了 20 世纪下半叶，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兴起，全球化的浪潮滚滚而来。以生产、贸易和金融的一体化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全球化开始加速，以经济和政治事务的非领土化整合为重要标志的全球性治理业已形成，以维护人类共同利益和解决全球问题为根本目的的全球性价值认同初露端倪。特别是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信息技术与互联网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实现了物流、信息流、知识流的全球畅通，并带来了人类生产方式、经济形态、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思维方式的一系列变革。尽管全球化并不是在短时间内一下子形成的，但它确实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新现象。它既缩短了世界的时空，拉近了各个国家、民族的距离，使整个世界变为一个“地球村”，同时又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如，全球化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全球化与社会主义、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等，这些问题都是以前没有遇到过的。即使其中有些问题从近代以来已经有所显现，但无论就其性质还是就其发展过程来说不可同日而语，已经获得了全新的意义。这些问题并非仅仅是“全球”的事情，而实际上关系到每个国家、民族的发展，因而又是属于各国、各民族的事情。对于这些非常现实的问题，必须给予高度的重视和认真的研究，以便及时采取对策来适应全球化的发展。这就客观上要求用马克思主义有关世界历史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审视全球化，加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以寻求方法论上的启迪。

2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

社会现实的发展必然要反映到理论研究中来。全球化的实践发展必然引发关于全球化理论的讨论。一方面要回答全球化基础理论问题，诸如什么是全球化？全球化的性质、特点、发展规律是什么？全球化的起源与发展前景怎样？全球化与各国社会发展的关系如何？等等，都是全球化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可以提供，也没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可以套用。即使是马克思的理论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另一方面，要应对全球化各种观点的挑战。面对全球化，众多西方学者都在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由此形成了众多的全球化理论。这些理论尽管林林总总、纷繁复杂，但就其对全球化的态度来看，不外是这么几种：赞成的、反对的、犹豫观望的、冷静对待的。赞成者之所以赞成，就是认为全球化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到来，包括民族、国家在内的各种市场旧的制度在全球化面前已经失去存在的基础，市场成为决定和解决所有问题的唯一力量；反对者之所以反对，就是认为全球化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这是西方殖民主义者为人类设下的一个“陷阱”，一些西方学者甚至断言共产主义已灰飞烟灭，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在全球的实现；犹豫观望者之所以犹疑，就是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变革过程，这一过程刚刚开始，其间包含的问题与矛盾非常复杂，以后如何发展，向什么方向发展，发展的最终结局如何，现在很难断言，需要观望、考察；冷静对待者之所以比较冷静、客观，就是在对待全球化的看法上，不是简单的赞成或反对，而是基本上保持一种理智的态度，既看到全球化所产生的历史进步意义，又看到全球化给一些国家、民族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因而对全球化这一客观事实既不是视为洪水猛兽，又不是欢呼雀跃。对于这些观点究竟怎么看？我们不要对其做简单的评判，而是应当通过对这些理论、观点进行认真的对比、分析，从中揭示出一些对我们理解全球化有益的东西，从而更好地应对和把握全球化。

在今天，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解决其自身以往的问题，反而面临着新的全球经济不平衡、全球范围的严重贫富分化等诸多问题。反思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实践的经验和教训，剖析全球化问题，探索我国在全球化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阐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内涵及其时代意义等已成为当今学术界不可回避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从全球化的实际出发，重新提炼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思想要素和基本内容，然后用马克思有关世界历史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审视全球化，从而表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阈的不可超越性。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自近代以来，中国正是在世界历史背景下开始其现代化进程的。当代中国发展则进一步将世界历史

(或全球化)作为中国国情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从封闭状态到全方位开放,最后完全融入到这个世界体系中是世界历史时代规定性所决定的,那么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也必须以世界历史为前提。根据世界历史时代的内在要求,作者认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方略应是:积极参与、融入全球化,坚持对外开放,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在全球化进程中立于不败之地。

基于以上的考虑,本书的构架基本上是这样安排的:首先梳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思想来源,而后系统阐述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内容,接下来用这一理论对全球化过程中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同时以既有的有关全球化问题的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为背景,对全球化做唯物史观的观察与思考;其目的在于,阐述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应有的答案。

当然,这仅仅是作者的愿望,这一愿望能否实现,还有待于实践检验和读者评说。另外,本书是对这一理论研究的初始阶段,有些观点可能欠妥。敬请专家、教授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以期做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作　者
2016年6月

目 录

第一章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形成	(1)
一、“世界历史”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	(1)
二、早期的理论准备	(4)
三、“世界历史”思想的伟大变革	(14)
第二章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主要内容与方法论意义	(17)
一、唯物史观中的“世界历史”理论	(17)
二、“世界历史”理论与唯物史观的关系	(22)
三、“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观点	(27)
四、“世界历史”理论的方法论意义	(38)
第三章 “世界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全球化	(49)
一、全球化的界定与基本特征	(49)
二、“世界历史”理论与现代化	(53)
三、全球化的客观性	(58)
四、全球化的实质	(62)
五、全球化与人类社会发展	(70)
第四章 全球化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发展	(79)
一、邓小平的全球化战略思想	(79)
二、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全球化战略观	(93)
三、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的全球化战略观	(97)
第五章 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看全球化	(101)
一、对全球化的各种反应	(101)
二、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待全球化	(111)
第六章 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	(125)
一、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经济技术发展	(125)
二、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自我调整	(131)
三、全球化与当代资本主义矛盾的扩大与加深	(136)
四、正确认识全球进程中资本主义的变化	(143)
第七章 全球化与社会主义	(153)
一、全球化进程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产生的重要基础	(153)

2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

二、社会主义的发展与全球化进程相吻合	(158)
三、全球化对社会主义的挑战	(161)
四、全球化进程中的“两个必然”	(164)
第八章 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169)
一、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当今时代最具活力的思想体系	(169)
二、马克思主义在全球化时代所受到的挑战	(176)
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色	(183)
第九章 全球化与人的全面发展	(187)
一、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	(187)
二、全球化的人学意蕴	(193)
三、人的全面发展与生态文化	(199)
四、人的全面发展与文化建设	(206)
第十章 中国的全球化选择与对策	(220)
一、全球化与中国的现代化	(220)
二、20世纪中国现代化建设模式的探索	(228)
三、中国的全球化选择与对策	(235)
参考文献	(247)
后记	(249)

第一章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形成

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后果为基础的。”^①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时代的产物，是整个世界经济、政治、文化有机整体发展趋势的哲学总结，是对前人世界历史思想尤其是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思想批判继承的产物。

一、“世界历史”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

任何一种思想都是一定时代政治、经济发展的产物。因此，要准确把握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首先必须把握它产生的时代背景。

在古老而漫长的农业文明历史中，人类历史的发展是相互隔绝的，村落、地区和民族之间相互联系和交往极其有限。但从1492年的地理大发现之后，世界历史的发展发生了重大转折。“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增长。”^② 新兴的资产阶级要求变革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成为那个时代的潮流。在这一股潮流的猛烈冲击下，欧洲和美洲相继建立了民族国家，为这一地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从此，资本主义的战车奔跑于世界各地，把亚洲和非洲的落后国家纳入了世界体系。因此，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形成是世界历史形成的先决条件。

世界发展为一个整体，从现象上看，是资产阶级暴力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扩张的结果，实质上是机器大工业革命形成世界市场的结果。工业革命一方面使交通运输业获得巨大发展，奠定了世界市场形成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使各国的商业贸易组织形式、各工业化国家以及工业化国家与非工业化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也有了巨大发展，形成了世界市场运行模式。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4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2—255页。

首先形成了国际分工。随着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转化，商品流通跃出国界而成为世界性贸易，以交换为媒介的社会分工日趋成熟，逐渐形成了国际分工。马克思指出：“机器对分工起着极大的影响，只要一种物品的生产中有可能用机器制造它的某一部分，生产就立即分成两个彼此独立的部分。”^①“机器生产摧毁国外市场的手工业产品，迫使这些市场变为它的原料产地……大工业工人的不断‘过剩’，大大地促进了国外移民和把外国殖民地变成宗主国的原料产地……一种和机器生产中心相应的新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成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生产地区。”^②在这里马克思指出了与大工业相适应的一般生产条件即国际分工。另外，资本主义国家在推进殖民地贸易征服落后国家和民族使其纳入符合本国利益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对于国际分工的形成也起到了巨大作用。其次，在国际分工体系上形成了国际交换。各个国家的地域性劳动通过国际交换变成世界劳动一部分。至此，商品的国际价值不再取决于各国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是取决于“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再次，出现了国际货币体系，马克思指出：“只有对外贸易，只有市场发展为世界市场，才能使货币发展为世界货币，抽象劳动发展为社会劳动。”^③衡量国际价值大小的尺度有两个：一是世界货币；另一个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而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是国际价值的内在衡量尺度，而世界货币是国际价值的外在衡量尺度。如进入世界市场进行国际交换，各国必须把国内货币转化为世界货币，这样就逐渐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世界推行所需要的国际货币体系，如以英镑为中心和以黄金为唯一基础的国际金本位制度。最后，确立了以国际分工、国际商品交换、国际货币体系为基础的世界市场。马克思说：“在英国，机器发明之后分工才有了巨大的进步……由于有了机器，现在纺纱工人可以住在英国，而织布工人却住在印度。在机器发明以前，一个国家的工业主要是用本地原料来加工。……由于机器和蒸汽机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④

国际分工、国际交换、国际货币和世界市场都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下的产物，是互相促进、互相依赖、互相渗透、不可分割的四个方面。国际分工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决定着国际交换的规模、范围、方式和速度；而国际交换的扩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6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94—49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7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32—133页。

发展对国际分工发展起巨大推动作用，促进国际分工，创造新的国际分工。世界市场的形成，也有力地推动了国际分工向更深、更广的范围发展。因此，“海上贸易的繁荣，银行业繁荣都依赖于工业的繁荣”^①。反过来，“大工业造成的新的世界市场关系也引起了产品的精致和多样化”^②。它们的共同作用导致了世界经济有机整体的出现。

世界经济有机整体的形成，必然导致世界政治有机整体的形成。

首先，出现了以资产阶级革命为主导的世界规模的革命运动。每一个国家所进行的资产阶级革命都同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紧密联系，各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促进，从而汇集成18~19世纪上半叶的具有世界规模的资产阶级革命洪流。如法国1830年七月革命的胜利，巩固了资产阶级革命的部分成果，大大推进了欧洲其他国家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发展，为全欧范围的革命做了准备；反之，后来随之而起的各国反封建革命又在客观上支持了1848年2月法国革命。其次，资产阶级革命在全球范围内的胜利导致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东方落后国家的统治。资产阶级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乡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进而使乡村从属于城市。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资产阶级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再次，导致了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全面对抗。随着大工业发展，工人阶级队伍迅速壮大。由于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盲目追求，广大工人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工资待遇低促进了工人运动的发展。当资产阶级从国外雇佣廉价劳动力来破坏工人的罢工斗争时，工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各国无产阶级利益的一致性和加强国际团结的必要性，再加上这一时期欧美和亚洲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涨，也使工人的团结思想进一步加强，如无产阶级成立的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就是典型的国际工人组织，国际反动势力也联合起来支持梯也尔镇压巴黎公社。这表明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的对抗。

世界经济政治一体化，不能不对思想文化产生同样的影响。马克思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生产如此，精神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7页。

许多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性文学。”^① 这时每一种新思想出现都不是哪一个国家的产物，其影响也并不局限于这种新思想创立者出身的国家或生活的国度。如 16 世纪加尔文新教的产生离不开当时欧洲波澜壮阔的宗教改革浪潮，而新教的产生又很快传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比较显著的地区，成为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旗帜。发端于 17 世纪的荷兰、英国，18 世纪在法国迅猛发展的“启蒙运动”，是文艺复兴时期产生的人文主义思潮和近代自然科学、自然法理及唯物主义哲学结合的结果，而其思想精髓所反映的时代精神蔓延于整个 18 世纪，不仅为法国大革命做了充分准备，而且对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尤其是作为科学思想中最大成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产生更是如此。

三大工人运动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阶级基础，而人类有史以来的全部优秀成果——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启蒙运动都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渊源。此外，19 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和法国复辟时期经济学家、历史学家阶级斗争观点也为马克思主义创立提供了思想营养。而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其思想被翻译成各种文字在全世界传播，无论在当时、现在和将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和原理都永远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行动指南。社会科学如此，自然科学更是如此。国际分工的形成，世界市场的出现，普遍交往的兴起，使任何一项科学新成果的产生和应用都越来越具有世界的性质。例如，当时数学中的欧几里得定理、物理学的万有引力定律、生物学中的细胞学说和进化论、化学中的元素周期表的发现，都离不开各国的科学成果，许多机器和技术的发明创造也都在很短的时间内普及了全世界。

总之，世界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有机整体的形成，使得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都不能置身于其外获得应有的发展。国家和世界的关系不仅仅是个别与一般的关系，而是日益转化为有机整体和有机组成部分的关系。正如列宁所说的：“世界历史是个整体，而民族是它的‘器官’。”^②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正是在这样的现实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二、早期的理论准备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产生，就是当时时代发展的产物。

16 世纪以来，特别是 18 世纪 60 年代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历史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56 年版，第 252—255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38 卷，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第 348 页。

的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急剧变革，其变革的标志之一就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出现。这种新的生产方式以新兴工业为龙头，以地理大发现为契机，以科技革命为动力，实现了生产领域以至整个社会生活的一场重大变革。它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技的力量，首次开创了现代社会历史。而“世界历史”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特殊现象，正是由这种社会化大生产决定的。在以往的历史时代，各个国家、民族的生产方式尽管有差异，但总的说来没有太大的差别，实行的基本上都是水平差不多的自然经济式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把人们世世代代维系在狭小的土地上，使他们过着封闭、单调的生活，整个社会缺乏内在活力。与此相应，各个国家、民族大致上都按照自己千百年来形成的独特方式缓慢地分散发展着，而不可能形成世界性的整体联系。诚然，在传统社会，各个国家、民族之间也有一定程度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但这种交流主要不是受生产方式的发展驱使的，而更多地受到政治目的和宗教、文化需要的支配；而且，这种交流在许多场合下不是以和平方式，而是以战争方式进行的。因此，这样的交流活动，按照汤因比的说法，大体上是一种“挑战—应战”式的文明演进方式。这种文明演进方式，固然也是促进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的一种重要契机，因为它至少刺激和触动了“挑战—应战”双方的社会发展，并可能由此带动周围其他国家、地区的社会发展与进步；但它终究不能形成世界性的历史活动，造成“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而“世界历史”的真正出现，从其一开始就是牢牢立足于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之上的，它是伴随着社会化大生产不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

当然，“社会化大生产”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并非指进入近代以来世界各国的发展水平都达到了这种水准。如在19世纪初，德国和欧洲大陆其他国家在生产方式的发展程度上要远远落后于英国；至于东方许多国家，则基本上还是停留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水平上。而且，“即使在同一个社会内部，例如在英国国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是在某一些生产部门中很发达，而在另一些部门中，例如在农业中，则是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方式或多或少地占统治地位”^①。所谓社会化大生产对世界历史形成的促进作用，主要是指社会化大生产在当时逐渐成为生产发展的主要潮流，它以一种巨大的亲和力将世界联为一体。

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形成无疑受到当时时代发展客观现实的直接影响，但更多的是得益于历史学、经济学和哲学的研究。这些研究为马克思提供了充分的理论准备，可以说，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正是这些研究成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6页。

果的结晶。

(一) 历史学研究

马克思最初信仰黑格尔的法哲学。《莱茵报》时期的实践和所遇到的理论难题，使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法哲学逐渐产生了怀疑，于是把理论兴趣开始转向对世界历史的研究。1843年5~10月，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大量研读了在该地所能获得的历史和政治著作，并按照习惯做了5本详细的摘录笔记（后人称之为《克罗茨纳赫笔记》）。这些笔记是对24本著作及一些文章的摘要，其作者除了政治学的古典作家，如孟德斯鸠、卢梭、沙多勃利昂、麦捷尔和马基雅维利等，大量的是近代的一些著名历史学家，如路德维希·兰克、哈密顿、施米特、林加尔特、盖尔、瓦克斯穆特等。其内容包括法国、英国、德国、瑞典、波兰、威尼斯共和国和美国的历史，时间则从公元前6世纪一直到19世纪30年代，涉及2500多年世界史的事件与演变。

《克罗茨纳赫笔记》虽然基本上是原著摘录，但又不是各种不同的历史经验材料的单纯积累，不是对历史细节的简单描述，而是着重对历史的逻辑把握，即通过对各国历史的研究和比较，揭示社会历史的内在联系及其本质。这些笔记所研究的内容，对于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价值。

就总体而言，《克罗茨纳赫笔记》主要反映的是欧洲国家封建社会的历史，其中关于英国、法国、瑞典、波兰、威尼斯的封建政治史内容，占去了笔记的大部分。本来马克思是想弄清政治在历史中的作用，但在研究过程中却发现，财产关系才是社会历史的真正基础。在第一本笔记中，马克思从德国历史学家格·亨利希的《法国史》中主要关注了法国16世纪末以前社会政治生活的演变，重点通过对卡罗林王朝的研究证明了封建国家的军队体制同财产关系的直接联系。在第二本笔记中，这一主题得到更为广泛的体现。在对路德维希的《最近五十年的历史》、贝勒尔的《斯泰尔夫人遗著考证》等著作的摘录中，马克思对拥有财产和代表制、作为公民参加选举条件的财产、私有主对村社的态度、平等和所有制、所有制同统治与奴隶制的关系等问题，都进行了专门的阐述。在以后的几本笔记中，马克思通过对英、法、德等国历史著作的摘录，阐释了各种所有制形式的历史性质以及与此有关的社会关系的形式等。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研究世界史的过程中已经注意到了需求与劳动的关系以及与物化劳动的关系，逐渐深化了对历史发展本质的认识。

对世界史的研究，使马克思对社会结构问题即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也有了明确的认识。在第四本笔记本中，马克思在对路德维希主编的《历史政治杂志》第1卷中发表的《论法国的复辟时期》一文进行摘录时，写下了

一段比较长而且比较重要的评论。通过对波旁王朝的历史分析，马克思清楚地认识到市民社会或所有制关系对国家的决定作用。他指出：“在路易十八时代，宪法是国王的恩赐（钦赐宪章），路易·菲利普时代，国王是宪法的恩赐（钦赐王权）。一般说来，我们可以发现，主语变为谓语，谓语变为主语，被决定者代替决定者，这些变化总是促成新的一次革命，而且不单是由革命者发动的。……因此，当黑格尔把国家观念的因素变成主语，而把国家存在的旧形式变成谓语时——可是，在历史真实中，情况恰恰相反：国家观念总是国家存在的〔旧〕形式的谓语——他实际上只是道出了时代的共同精神，道出了时代的政治神学。”^① 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结构的这种内在联系，实际上在各个国家都是普遍存在的，社会越是向前发展，这种情况暴露得越明显。

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马克思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及其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他所摘录的大部分书籍是关于法国史的，几乎在其中的每一本书中都注意到了1789年的革命。在1843年末，他还曾打算写一部国民议会史。马克思之所以对法国革命史表现出如此浓厚的兴趣，原因就在于法国大革命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因为法国大革命是一次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它结束了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资本主义统治，在世界历史发展中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尽管这一革命经历了多次反复，所爆发的地点也是局部性的，但它所显示的意义则是时代性的、全局性的。它促进了欧洲各国资产阶级的相互联系，增长了他们反封建的士气，加快了世界历史形成的进程。当然，马克思也没有过分夸大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作用，明确意识到这场革命的历史局限性。例如，马克思在研究革命时期与所有制问题相联系的平等问题时，曾详细摘引了从人权宣言到“忿激派”关于平等的要求、观点及各派间为此发生的尖锐争论，认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没有、也不可能实现真正普遍的平等，自然也不可能由此建立一个符合人类尊严的社会。正是基于对法国大革命分析所得来的认识，马克思不久后便提出了“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关系问题，并作出了正确的回答。

《克罗茨纳赫笔记》中关于世界史的研究成果，对于马克思形成“世界历史”思想影响很大。尽管在这一时期，这一思想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是比较零散的，且缺乏科学规定，但这些思想成果及其研究方法都预示着科学世界历史思想发展的方向。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68页。

(二) 经济学研究

1843年10月，马克思迁居巴黎。由于解剖市民社会本身需要，他开始把理论批判的对象由“副本”转入到“原本”，潜心研究经济学。在巴黎期间，马克思先后仔细阅读了斯密、李嘉图、萨伊、西斯蒙第、斯卡尔培克、穆勒、特拉西、舒尔茨、麦克库洛赫、布阿吉尔贝尔等15位作者的19部经济学著作，做了许多摘录和笔记，写了许多评论，这就是著名的《巴黎笔记》（现保存下来的有7个笔记本，其中5本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有关）。《巴黎笔记》虽然没有专门探讨“世界历史”问题，但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的过程中，事实上提出了许多具有重要价值的有关世界历史的看法，从而为“世界历史”理论的形成积累了宝贵财富。

在充分体现《巴黎笔记》研究成果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主要是用异化劳动理论来考察社会历史问题的。由于马克思把人的本质归结为劳动，即自由自觉的活动，把社会历史归结为劳动异化和扬弃这种异化的过程，因而合乎逻辑地把生产劳动看成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自然也看成世界历史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① 这就是从根本上否定了将世界历史归结为某种精神力量创造物的观点，为科学地说明世界历史的成因及其发展找到了一个正确的出发点，尽管这一出发点还需要加以科学地规定与完善。

马克思从异化劳动理论出发，具体研究了各种经济现象的形成及其本质，并在研究过程中探讨了它们在形成广泛社会联系中的重要作用。

首先是对货币与世界历史关系的分析。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货币”一章中，马克思首先从货币的本性开始研究，认为“货币的特性就是我——货币持有者的特性和本质力量”^②，“货币是需要和对象之间、人的生活和生活资料之间的牵线人”^③，而后又从货币的本性引出它的实际作用：“如果货币是把我同人的生活、把我同社会、把我同自然界和人们联结起来的纽带，那么货币难道不是一切纽带的纽带吗？它难道不是能够解开和系紧任何纽带吗？因此，它难道不也是普通的离间手段吗？它既是地地道道的使人分离的‘辅币’，也是地地道道的结合手段；它是社会的化合力。”正因为货币具有这样的化合力，所以马克思同意莎士比亚这样一种看法，即货币“是人们和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0页。

民族的普遍牵线人”^①。在这里，马克思虽然不是直接论述货币与世界历史形成的关系，但实际蕴含了货币对于促进广泛的社会联系以至世界联系的作用的思想。

其次是对资本和私有财产打破地方限制作用的分析。马克思一方面看到异化劳动对人性的扭曲，另一方面又用历史性的眼光来看待工业资本家与土地所有者的关系。“从现实的发展进程中（这里插一句）必然产生出资本家对土地所有者的胜利，即发达的私有财产对不发达的、不完全的私有财产的胜利，正如一般说来运动必然战胜不动，公开的、自觉的卑鄙行为必然战胜隐蔽的、不自觉的卑鄙行为，贪财欲必然战胜享乐欲，公然无节制的、圆滑的、开明的利己主义必然战胜地方的、世故的、呆头呆脑的、懒散的、幻想的、迷信的利己主义，货币必然战胜其他形式的私有财产一样。”^② 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肯定了资本和发达的私有财产对于战胜封建主义、开创世界历史的重要意义。在接下来对私有财产本质的分析中，马克思进一步明确认为，资本和私有财产的发展打破了封建土地关系的地方性的、民族性的限制，“从而使一种世界主义的、普遍的、摧毁一切界限和束缚的能量发展起来”^③。

再次是对动产与不动产对世界历史影响的分析。所谓动产，主要指工业资本；所谓不动产，主要指封建地产。在封建社会，不动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居于支配地位，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动产则取代不动产的地位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霸主”。此时的土地所有者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土地所有者，而是“通过租地农场主本质上已变成普通的资本家”^④。当然，不动产与动产总是不会轻易忘记对方的出身和自己的来历的，因而相互攻击。但是，马克思认为，动产战胜不动产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就两者的地位来说，动产更能显示工业和运动的奇迹，它是“现代之子、现代嫡子”，因为“与资本不同，地产是还带有地方的和政治的偏见的私有财产、资本，是还没有完全摆脱周围世界的纠缠而回到自身的资本，即还没有完成的资本。资本必然要在它的世界发展过程中达到它的抽象的即纯粹的表现”^⑤。资本或动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世界性和超越性？或者说，为什么会展现出这样的抽象性和纯粹性？马克思借用国民经济学的表述认为：“据说，动产已经使人民获得了政治的自由，解脱了市民社会的桎梏，把世界连成一体，创造了博爱的商业、纯粹的道德、温文尔雅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7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0页。